

这一跪，烈士陵园前谢恩人

烈属祭扫完烈士，感谢“寻亲使者”



本报记者 杜雅楠 发自丹东

5日下午，济宁籍烈士刘德宽的亲属抵达丹东市宽甸县北山烈士陵园。此时，“寻亲使者”张红琢已经在此等待了近8个小时。

4月1日，得知刘德宽烈士80岁的女儿刘修云要亲自赴丹东祭扫，刚从丹东返回唐山家中的张红琢当即决定再赴丹东，见证这场迟到的“团聚”。

终于接到烈士亲属，张红琢非常开心，他搀扶着80岁的刘修云，将她领到烈士墓前。

眼见刘修云跪在地上痛哭，张红琢的眼泪也跟着落下来。这种场景，他见了不止一次。

“8年来，我为600多位埋骨他乡的烈士找到了亲人，受过太多委屈，遭了太多罪，但是每每看到年迈的烈属跪在烈士坟前，我就有动力继续为他们找下

去。”张红琢说，“我觉得，自己也算为祖国的英雄们做了点事。”

等刘修云情绪稍微平复，张红琢将她搀到墓碑后面坐下。正欲起身，刘修云的儿子马建华哭着抓住张红琢的胳膊，跪倒在他面前，“张老师，谢谢你，我们一家人都感谢你！我妈找了我姥爷70年，如果不是你，她可能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。”

张红琢赶紧将马建华扶起。随后，他告诉记者，自己为寻找山东籍烈士亲属，去各地查找档案。在山东省图书馆，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，帮他拍下各个县的烈士英名录。“去陵园拍照，吃过不少闭门羹，多次被工作人员推出来，但这不算什么。”他说，“山东籍烈士人数最多，因为口音问题，同音字多，校对起来很麻烦，但是再难，我们也会一直找下去。”



刘修云的儿子马建华用跪拜大礼感谢张红琢的大恩。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

“你说来接我，现在换我来看你”

父女一别70年，再见面墓碑对白发

本报记者 杜雅楠 发自丹东

从鱼台县到辽宁丹东宽甸县，1400多公里，80岁的刘修云转了三次车，整整走了两天。

这是刘修云第一次出远门。儿子马建华说，知道外公刘德宽烈士的墓被找到的那天晚上，老太太一宿都没睡着。

1945年，刘德宽参军时，刘修云10岁。在她印象里，父亲能写会算，在部队勤勤恳恳。有一年父亲押车从阜阳到衡水，部队到了离家十几里地的地方，很多同村的战士都回来探亲，唯独父亲为了押车不肯离开。

“爸爸当兵后一次家都没回，”刘修云说，父亲在部队经常写信，“信里提得最多的就是我，让我好好念书，听大人的话。我日日盼着爸爸能回来，爸爸说，等解放了，他就回来，跟我妈、我和妹妹在一块儿，但等到中国解放了，他又来信说，解放了朝鲜就回来，到时候他不

是在北京就是在天津，把我们娘仨都接过去过好日子。我们一家子就盼啊盼，朝鲜打完了，就是没等到我爸爸……”

1955年，那一年刘修云20岁。“有一天又有人来送信，我叔叔告诉我，我爸爸死了，那是部队通知家信。”刘修云说，自己当时一直哭，但还是和叔叔一起瞒着奶奶、妈妈，而奶奶直到去世都不知道父亲牺牲了。

2002年，母亲去世了，随后，妹妹也走了。去年中秋节，叔叔离开了人世，刘修云说，如今自己是父亲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

从鞍山去宽甸的路不好走，大巴车颠簸了近5个小时，才来到这个距离中朝边境不足50公里的满族自治县。

5日下午2点40分，刘修云终于踏进北山烈士陵园。手里提着鲜花、烧纸，在家人的搀扶下，她一步一步挪上台阶，用满是哭腔的声音念着：“爸爸啊，爸爸啊。”



80岁的刘修云为父亲烧纸。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

第一排右起第3个，刘德宽的名字印在黑色的墓碑上。刘修云再也忍不住，一下扑倒在碑前，嚎啕大哭。

“爸爸我来了！”“爸爸，我妈妈等了你一辈子！”“爸爸你不是说要接我去天津北京吗？”空荡荡的陵园只剩老人的哭喊。

烧完了纸，刘修云一边哭一边为父亲仔细地擦拭墓碑。直到下午4点，这场迟到了70年的约会才结束。

傍晚，刘修云来到鸭绿江的断桥处，看着对岸迟迟不肯离去，那里，就是父亲刘德宽洒下热血的地方……

烈士雪中 踏上回家路

本报记者 谭正正 李运恒 发自黑龙江佳木斯

雪下了一整夜，5日早上6点，佳木斯市富锦革命烈士陵园里，伴随着鞭炮的声响，陈廷干烈士的墓被家属打开。埋骨他乡63年的烈士，在大雪中踏上了回山东老家的路途。

4日晚上，富锦市的天空就开始飘雪，这让陈廷干烈士的二女儿陈中芳有些担忧，“明天父亲就要启程了，还遇到了大雪和降温。”糟糕的天气让她的心情沉重起来。

陈中芳的堂弟陈中山和二儿子卢守河连夜去超市买来了红萝卜。富锦市革命烈士陵园的负责人韩建伟说，按照富锦当地的风俗叫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，烈士回家了，但是坟墓不能空着。

5日凌晨5点不到，陈中芳三人便起床开始收拾行李。“接了姥爷，还要赶8点半去哈尔滨的汽车。手机上显示佳木斯市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信号，佳木斯12小时内降雪量已达4毫米以上，还在继续下雪，可能对交通造成影响。”卢守河担心汽车因大雪停运，他想趁早不趁晚。

一夜的大雪将陵园里的烈士墓碑全部覆盖住了，陈中芳拿扫帚在父亲的墓碑上清扫。父亲的名字露出来，她又哭了。陈中山洒过一瓶酒后，卢守河将墓盖掀起。

陵园内的每个墓穴都是长方体的，里面有四位烈士。韩建伟说，墓穴里的空间是相通的，每个烈士的位置和碑盖上的名字相对应。每位烈士的骨殖分别装在红口袋里，并以姓名顺序排列，以此区分。

然而在打开墓盖后，卢守河却发现，四位烈士的红口袋，唯独姥爷陈廷干的口袋里没有骨殖，里面装的是土，这让在场的人一下子愣住了。

韩建伟说，为什么陈廷干的骨殖没有了，他也不清楚其中原因。陈中芳一时间难以接受，难过得大哭，只待情绪稍微平复后，一家人将红口袋装进了骨灰盒，冒着大雪，带着父亲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“他若多活两年，一定会来”

在丹东烈士陵园，老人替夫还愿

文/片 本报记者 王健伟 发自丹东

68岁的陈安英与儿子儿媳辗转两千多里，终于来到中朝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，找到了丈夫袁绪忠生前一直念叨的二哥的名字，并替丈夫完成了祭扫二哥的遗愿。

对陈安英来说，袁绪忠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，虽然从没见过，但丈夫一辈子都在念叨。

“我丈夫袁绪忠排行老三，七个兄弟姐妹中，二哥袁绪义跟他关系最亲。”陈安英说，1947年，16岁的袁绪义与大哥发生一场矛盾后，瞒着父亲远走他乡。临走前，他把8岁的袁绪忠叫到村边芦苇荡里，“嘱咐他以后不要跟大人顶嘴，要学着照顾家人，然后拿着绪忠给他的一块馍就走了。”

“二哥后来写了封信回家，

家里才知道他去参军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他再也没回来。”陈安英说。

“这么多年，直到去世，绪忠心里一直装着二哥。”陈安英说，为了找二哥，丈夫光东北就去过三四趟，但每次都失败告终。“我印象最深的是，1966年，我和他结婚刚刚18天，他听说二哥在黑龙江佳木斯，就扔下我一个人，自己去了。”

2013年，袁绪忠因病去世。弥留之际，他还叮嘱家人一定要找到袁绪忠的埋葬地。

半个月前，小孙女袁凤雪拿着报纸，说上面登着二爷爷的名字，陈安英这才找到了袁绪忠的安葬地——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烈士陵园。

“二哥啊，我替绪忠来看你了！要是他能多活两年，无论如何，他也会过来看你的。”陈安英跪在袁绪忠墓前，泪如雨下。



陈安英从袁绪忠的墓碑附近抓起黄土，想带回济宁。

她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张袁绪忠的照片，放在袁绪忠墓前。“这下你们兄弟俩终于可以见面了，这也是绪忠临终前一直想要达成的心愿。”

随后，陈安英又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抔曲阜的黄土，撒在袁

绪忠的墓碑旁，再从这里挖出一个小块，准备带回去。

丹东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宋栋栋介绍，此处陵园建于2000年，安葬有600位抗美援朝烈士。记者现场清点，其中山东籍烈士有64位。

龙大冷鲜肉专卖店
加盟开店支持10000元
投资少 收益快 免收加盟费
加盟热线: 0635-2921308